



Guangxi
Education Press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小说卷

2

曹文轩 主编
方方 点评

Wai Gu
M
D
Liao Shuo Juan
Lue
Zuo
Zu Ben

广西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小说卷 2

曹文轩 主 编
方 方 点 评

广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小说卷 2/曹文轩主编;方方点
评.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3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ISBN 7-5435-3187-9

I. 外… II. ①曹…②方…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
—世界②文学评论—世界③小说—作品集—世界④小说
—文学评论—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872 号

WAIGUO WENXUE MINGZUO DAODUBEN

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

XIAOSHUO JUAN

小说卷 2

曹文轩 主编

方方 点评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0771)5865797 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7 印张 插页 2 224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5435-3187-9/I·308 定价: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曹文轩

这些作品，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选出来的。有一些，是有口皆碑的经典，而有一些，并不被文学史所特别在意，而实际上，它们在艺术方面是上乘的，完全有理由进入经典行列。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学史遗漏掉的有价值的作品，并不在少数；而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文学史抬举而实际上并无多大价值的作品，也不在少数。

我们在选择作品时，并不以文学史为依据，而只以文学应坚持的艺术标准为依据——它们必须是艺术品。

读书必须读好书。

随着印刷术和造纸术的日益发达，书籍早已堆积如山。现如今，当我们走进一座座现代化的图书馆，走进一座座迷宫般的书城，见到那满坑满谷的书籍时，既有对知识浩瀚无涯的感叹，又有对知识重压身心的不安甚至是恐惧。但我们很少想到，这些书对于我们而言，是否都有价值？被越来越精美的装潢所包裹着的东西，究竟值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与热情去青睐它们？我们只是想着拥有、拥有、多多地拥有，我们恨不能将它们一下子全都吸进记忆。人类对知识的崇拜、无节制的拥戴、贪婪的吮吸，早已使人们失去了对所谓知识的应有的分辨与警惕。将书本视为图腾的结果，就是面对书本时，我们只有主动的相拥和无条件的接受。参天书山，已快要压垮我们的脊梁——更具悲剧性的是，它快要堵死我们的心灵空间。

其实，世界上的好书并不很多。若有一位目光深邃、判断力超

凡的大智者，能对这些书籍加以筛选，各大图书馆至少可以省出一半宝贵的空间来，喜爱读书的人也就会少费许多精力，而对好书的阅读会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不光好书不多，还有坏书。这些坏书大量混杂在图书馆、书店和一些人家的书架上。它们不光耗费了我们的时间、金钱，还使我们堕落、误入歧途。它们损害了我们的心智，钝化了我们的感觉，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感染了病毒。

英国作家毛姆有言道：坏书读得再少也不为少，好书读得再多也不为多。坏书——是愚钝智慧的道德上的毒药。哲学家叔本华有句话也很值得我们记住：不读坏书，是读好书的一个条件。

但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并不具备这种判断良莠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惟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读名篇。

一篇作品被我们称之为名篇，前提是它已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它已在时间的风雨中被反复剥蚀过而最终未能泯灭它的亮光。它不光是被几个智者说好，而且是被一个庞大的群体所认同。年复一年的阅读，年复一年的挑剔，又年复一年的吮吸，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因时过境迁而衰化，而改变颜色。它一如从前那样饱满，那样富有人情，那样闪烁光泽。时间的流逝，甚至使它还比从前更显博大精深。它在不停地增值。

对于少年读者而言，此时的阅读应是更为讲究的。如果没有选择，随意地滥读或是因受宣传的蛊惑而进行媚俗性阅读，将会养成一种低下的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一旦定型，日后纠正都难纠正过来了。更糟糕的是，日后即使再面对名篇时，已变得俗气的目光，也会将名篇看俗了。少年阶段的阅读，实际上是为今后的阅读打基础，因此正确的阅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只有读名篇，读上乘之作，我们才有可能接触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才有可能抵达最佳的审美境界。若是从在阅读中吸取写作经验以使自己能有的写作能力之角度而言，读名篇，读上乘之作也是必须的。一个人长久地在二流三流的作品中滚来滚去，就会受其熏染，受其规范，并将它们误以为是写作的标准，从而永远失去了写出好文章的可能。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批评方式，这种批评方式是中国特有的。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评点，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佳话。

这种批评方式，到了现代文学界，从表面上看已弃之不用，但实际上，现代文学史上的那种印象式的批评，都有评点式批评所留下的影子。

这杆“老枪”，真正被悬置不用，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当20世纪70年代末文学批评界开始反思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产生了诸多不满情绪，其中之一，就是不满于中国文学批评只将自己交给印象，而缺乏系统与理性。随之，几乎整个批评界都摆出了一副背弃这一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样子，而企图向西方的那种逻辑的、体系的、理性的批评模式靠拢。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当下的批评家们——尤其是年轻的批评家们，十有八九已经从思想、思维模式、论述方式乃至语言上，摆脱了传统批评的路数，写出了至少在表面上看已经很“西化”了的文章。随着近些年对所谓“学理化”的强调以及对所谓的学术规范的强调，一种与中国传统批评模式完全两样的批评模式，已成当下批评的主打模式。那种方方正正、文体风格一律化的批评文章已成了批评家们、硕士生和博士生们必做的文章。似乎惟有这种方式的批评，才有深度，才有学理，才有可能切近文学的本质。

评点这杆“老枪”果真不中用了吗？

这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就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

怕不是。一样东西，存在了那么久，并产生了那么深刻的影响，若是没有一点理由，是绝不可能的。若回头去重读那些经典的评点，你将会承认，那些看似随意、看似非理性的评点，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往往是一两个字、一个短语，就能直抵文本的要害与关键。金圣叹一句“绝妙好词”，对于我们理解那文本中的独特文字，其作用抵得上如今学者们的一篇堆满名词术语、晦涩难读的长篇大论。

评点是直觉主义哲学的产物。随着理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张扬，“直觉”成了一个贬义词，并被放逐。其实，直觉是一种逼近事

物内部的极其锐利的武器。混沌的世界，为云雾与烟霭所包裹，一时使我们无法识得。理性的逼近，仿佛一支大军来到了森严坚固的城下，却常常是久攻不下。而此时，直觉犹如一道耀眼的电光，瞬间照亮城池，并有可能刹那间击开城门，使我们能够长驱直入。人类今天对世界已取得的初步认识，无一不归功于理性与直觉两支大军的联手作战。

评点讲求的就是对作品的直觉。阅读如流水一般地向前流淌着，流淌着，突然地遇到了一块暗礁，随即，激起了一团水花。于是，就有一阵兴奋，一阵惊喜，而在兴奋与惊喜的同时，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作品是一颗无隙的核，直觉就有这个能力，它在你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地魔术般地将这颗核打开了。完全将希望寄托于理性带你进入文学作品，大概是偏颇的。文学本身，就带有浓重的直觉色彩，而对它的批评，却要一味理性，就未必是科学的了。

评点是非常个人化的。评点人在评点作品时，是要将自己带入的。那时，文学就是一个世界，而他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旁观者。那里头的喜怒哀乐，绝不仅仅是他的研究对象，他要与那里头的人物一起来经受这些情感的消消长长。而理性的批评，是见不到批评者本人的。他的冷峻、客观，使他一直站在作品的大门之外。他的窥视固然能得到一个融入其中的人所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他也一样失去了只有融入其中的人才可得到的更为重要的信息。评点将个人体悟看成了最有效的解读作品的途径。此时，评点者竭力维护着自己的艺术感觉而不被理念所劫持，他要最大限度地与作品保持一种亲近、一种触手可摸的距离。如果一个文学批评者因为理性而弱化乃至失去了自己对艺术的感悟能力，这可能是悲剧性的——研究文学却没有艺术感悟能力，肯定是悲剧性的。

评点是一种合乎人性的、更见人情味的批评。

与理性批评相比，它固然缺少系统与完整性，看上去显得有点支离破碎，但它同时也避免了理性批评因框架的设定而不得不舍弃一些重要因素的弊端。虽然散漫了一些，但它却将它所看到的各个闪光点自由灵活地呈现了出来。从篇幅与文字上讲，由于它是以“点击”为主，并不作铺陈与演绎，也节俭实用了许多。

对指导少年阅读作品而言，评点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评点很类似于今天所说的细读法。而对少年阅读的指导，最好就是带他们细读，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对他们发表一通皇皇大论。那个句子好，为什么好？那个词用得妙，为什么妙？这个头开得绝，为什么绝？这个尾结得巧，为什么巧？有什么说什么，无论是对他们领会作品的精神、妙处，还是以作品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都非常管事。从前的作文批改，所采用的就是评点方式。眉批、行批、圈圈点点，让学生一下子就领悟到了文章的长处与短处。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他便知道了文章的作法。可惜，这种方式丢失了。

我们现在又重操评点这杆“老枪”，实在是有意义的。而操“老枪”的不是批评家却是有创作经验的作家。这些人可能比批评家更能领会这杆“老枪”的功能，也更能驾轻就熟地去把握它——他们的直觉能力、他们的悟性、他们的认知方式以及言说这个世界的方式，似乎都更容易契合这杆“老枪”的本性。

过去，曾有过“全人教育”的提法。这“全人教育”分为“生意”与“生趣”两大部分。

我以为，这其中的“生趣”，是与文学密切相关的。

文学也许没有改朝换代、翻天覆地的能力，但它的力量却是持久的。人类之所以拥有今日之文明，文学功不可没。它悄然无声但却极为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它在人类的荒昧岁月，在人类的寒冷季节，在人类的疯狂时日，是灯，是火，是清冽之风。人类的精神殿堂，若抽去文学这根巨柱，顷刻间便会坍塌。

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也是与最优秀的文学分不开的。因此，任何一个民族，都会为它能拥有优秀的文学家而骄傲。一个民族的悲哀，莫过于它没有产生出优秀的文学家。优秀的文学家，创作出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为这个民族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它为这个民族的素质提高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民族、人类，有理由如此在意文学家与文学。

从想像力这一角度来看，文学也是我们应当尊重的。它一直在暗中帮助着人类操练着想像力。它的天马行空式的优美想象，一直在诱惑和影响人类。它使人类看到了想象的美好与巨大能量。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在想象中，硬是声色俱全地出现了。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这个纸上虚幻出来的世界，有许多在若干年后，真的由科学实现了。这就是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亲近文学的原因。

在人类的想像力不断受到束缚与腐蚀的时代，文学始终在保护着想象之火，使它免遭熄灭。它还一次又一次地煽动，使想象之火保持着应有的炽热与旺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绝不仅仅属于文学家，也不仅仅属于文学爱好者，而应当属于全人类。

文学在锐化人的感觉方面，也是值得我们赞颂的。

我们的祖先，感觉是非常钝化的——无论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感觉还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感觉，大概都是如此。他们很愚笨地制造着工具，又很愚笨地追赶着猎物。他们的手脚往往不知轻重，疼痛感很弱，并对疼痛缺乏锐痛、钝痛等不同疼痛的区分。他们的情感、情绪也往往比较简单，难以有今天的人所有的寂寞、孤独、忧郁、惆怅之类的微妙感觉。自从有了文学以后，人类的感觉在一天一天地变得丰富与敏锐。文学以对世界的细微观察，引导着人类放弃以前的粗糙与简单，使自己的身体与心灵都慢慢变得敏感。于是，世界在人类的眼中变得五光十色、无穷无尽了。人类在触摸这个世界时，也不再笨手笨脚了。人类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与人类的感觉进化有关，而在这其中，文学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

文学小，世界大；世界小，文学大。偌大一个世界，却常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一个人竟然觉得自己被挤压，没有一块立脚之地。而此时，他将会发现，文学远远地大于这个世界，并且文学是那样地具有悲悯情怀。在他被世界所冷漠、所抛弃时，文学却会给他以温暖，并会接纳他。在漫长的世纪里，文学始终在庇护着我们。失意时，孤独时，忧伤或悲哀时，我们就会想起文学。一行诗句，一段叙述，都是一片绿阴，使我们焦灼的心灵得到滋润。古往今来，文学不知拯救了多少绝望的灵魂。它的善意，它的美感，它的人道，它的宽容与善解人意，都使我们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我们可以向它倾诉，可以向它哭泣，也可以与它默默相对。

随着世界对现代化的无节制追求，我们的情感世界却在日益荒芜。此时，我们更需要文学的抚慰。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文学的温馨呵护。

我们可以将人生分为思想人生和情调人生。前者是人通过对哲学等知识的学习而获得的，后者则是通过与文学艺术的亲近而获得的。当然，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划分。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它们的获得也有着广泛的来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情调的获得，绝离不开文学艺术。

一个人有无情调，绝非小事。

一个没有情调的人，生活在他心目中是十分乏味的，而这个人，也是令他人感到乏味的。这种人行为机械，语言苍白，做任何事情都毫无境界、俗不可耐。因对世界缺乏审美，对生命本身也缺乏审美，因此生命质量低下。

人一旦有了情调，生活就不再使他感到枯燥，而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让人喜欢接近的人。他的行为有了弹性，语言有了意蕴，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在一种境界里，总有一份雅致与高贵。这个生命无论是短暂还是长久，它的质量都是不可测量的。

也许文学最值得我们称道的就是：千百年来，它使我们的人生获得了情调，从而使一个个生命，即使在最终寂灭时，也显得十分坦然：我没有枉活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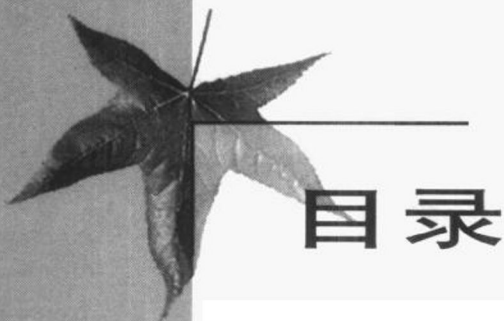
优美的篇章就在我们眼前，它们在召唤着我们。

2001年2月1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失意时，孤独时，
忧伤或悲哀时，我们
就会想起文学。

一行诗句，一段叙述，
都是一片绿阴，使
我们焦灼的心灵得到
滋润。

——曹文轩



目录

1	序	曹文轩
1	堂吉诃德(节选)	〔西班牙〕塞万提斯
23	外套	〔俄国〕果戈理
59	胎记	〔美国〕霍桑
82	项链	〔法国〕莫泊桑
94	米龙老爹	〔法国〕莫泊桑
103	半张纸	〔瑞典〕斯特林堡
107	变色龙	〔俄国〕契诃夫
113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俄国〕契诃夫
130	墙上的斑点	〔英国〕伍尔芙
141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卡夫卡
154	杀手	〔美国〕海明威
168	伊豆的舞女	〔日本〕川端康成
196	社会游戏	〔意大利〕夏侠
211	后记	



塞万提斯

(1547 — 1616)

塞万提斯是西班牙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出生于马德里附近的一个穷医生家庭。年轻时参军到意大利，在战场上负伤，左手残废。1575年在他回国途中，被海盗俘虏，押往阿尔及尔做奴隶，几次逃亡都没有成功，直到1580年才由亲友赎回。回国后塞万提斯一贫如洗，只得重新当兵。1584年他娶了一位颇有资产的夫人，但因家庭负担太重，于是为剧团写戏，补贴家用。此后他加入过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做过税收员，但始终未能摆脱贫困，还曾几度入狱。《堂吉珂德》便是在监狱中动笔的。

1605年，塞万提斯出版《堂吉珂德》第一部，立刻风行，等他开始写第二部时，别人的续本已经出版了，塞万提斯于是加紧写作，终于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完成。《堂吉珂德》虽然给他带来巨大声望，但塞万提斯却未获得实惠，他至死都是个穷困潦倒的文人。

堂吉珂德 (节选)

[正文]

[点评]

[自评]

第 八 章

骇人的风车奇险；堂吉珂德的英雄身手；
以及其他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这时候，他们远远望见郊野里有三四十架风

车。堂吉诃德一见就对他的侍从说：

“运道的安排，比咱们要求的还好。你瞧，桑丘·潘沙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打算去跟他们交手，把他们一个个杀死，咱们得了胜利品，可以发财。这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这种坏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

桑丘·潘沙道：“什么巨人呀？”

他主人说：“那些长胳膊的，你没看见吗？有些巨人的胳膊差不多二哩瓦^①长呢。”

桑丘说：“您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上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吹动了就能推转石磨。”

堂吉诃德道：“你真是外行，不懂冒险。他们确是货真价实的巨人。你要是害怕，就走开些，做你的祷告去，我一人单干，跟他们大伙儿拚命好了。”

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①他侍从桑丘大喊说，他前去冲杀的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他满不理睬，横着念头那是巨人，既没听见桑丘叫喊，跑近了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嘴里嚷道：

“你们这伙没胆量的下流东西！不要跑！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

这时微微刮起一阵风，转动了那些庞大的羽翼。堂吉诃德见了说：

“即使你们挥舞的胳膊比巨人布利亚瑞欧^②的还多，我也要 and 你们见个高下！”

①一读到这节就仿佛看到瘦骨伶仃的老堂在一匹瘦马的背上（那马背一定像山脊一样硌屁股）举着长枪奋勇的样子。这副样子在我们的印象中已经定格为一种“经典形象”。文学作品成千上万，经典形象却没几个。

① 一哩瓦合 6.4 公里。

② 希腊神话里和神道作战的巨人，有一百条手臂。

他说罢一片虔诚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②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横托着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迸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堂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桑丘·潘沙趑驴来救，跑近一看，他已经不能动弹，驽骍难得把他摔得太厉害了。

桑丘说：“天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仔细着点儿，那不过是风车。除非自己的头脑给风车转糊涂了，谁还不知道这是风车呢？”

堂吉诃德答道：“甭说了，桑丘朋友，打仗的胜败最拿不稳。看来把我的书连带书房一起抢走的弗瑞斯冬法师对我冤仇很深，一定是他把巨人变成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这把剑的锋芒。”^③

桑丘说：“这就要瞧老天爷怎么安排了。”

桑丘扶起堂吉诃德；他重又骑上几乎跌歪了肩膀的驽骍难得。他们谈论着方才的险遇，顺着往拉比塞峡口的大道前去，因为据堂吉诃德说，那地方来往人多^①，必定会碰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奇事。可是他长枪断了心上老大不痛快，和他的侍从计议说：

“我记得在书上读到一位西班牙骑士名叫狄艾果·贝瑞斯·台·巴尔伽斯，他一次打仗把剑斫断了，就从橡树上劈下一根粗壮的树枝，凭那根树枝，那一天干下许多了不起的事，打闷不知多少摩尔人，因此得到个绰号，叫做‘大棍子’。后来

②瞧，老堂在这等关键时刻还有一番柔情，可见女人在骑士心目中的力量！

③瞧，别看老堂是洋人，可也有不少阿Q的劲儿。

① 因为在马德里到塞维利亚的大道上。

他本人和子孙都称为‘大棍子’巴尔咖斯。我跟你讲这番话有个计较：我一路上见到橡树，料想他那根树枝有多粗多壮，照样也折它一枝。我要凭这根树枝大显身手，你亲眼看见了种种说来也不可信的奇事，才会知道跟了我多么运气。”

桑丘说：“这都听老天爷安排吧。您说的话我全相信；可是您把身子挪正中些，您好像闪到一边去了，准是摔得身上疼呢。”④

堂吉诃德说：“是啊，我吃了痛没做声，因为游侠骑士受了伤，尽管肠子从伤口掉出来，也不得哼痛●。”⑤

桑丘说：“要那样的话，我就没什么说的了。不过天晓得，我宁愿您有痛就哼。我自己呢，说老实话，我要有一丁点儿疼就得哼哼，除非游侠骑士的侍从也得遵守这个规矩，不许哼痛。”

堂吉诃德瞧他侍从这么傻，忍不住笑了。他声明说：不论桑丘喜欢怎么哼、或什么时候哼，不论他是忍不住要哼、或不哼也可，反正他尽管哼好了，因为他还没读到什么游侠骑士的规则不准侍从哼痛。⑥桑丘提醒主人说，该是吃饭的时候了。他东家说这会子还不想吃，桑丘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吃。桑丘得了这个准许，就在驴背上尽量坐舒服了，把褡裢袋里的东西取出来，慢慢跟在主人后面一边走一边吃，还频频抱起酒袋来喝酒，喝得津津有味，玛拉咖最享口福的酒馆主人见了都会羡慕●。他这样喝着酒一路走去，早把东家对他许的愿抛在九霄云外，觉得四出冒险尽

④桑丘的大智若愚令人佩服。

⑤坚强是好品德呀！

⑥要求自己严格，对属下却宽松，是个好领导！

● 骑士规则第九条：“骑士不论受了什么伤，不得哼痛。”

● 玛拉咖的酒是著名的。

管担惊受怕，也不是什么苦差，倒是很惬意的。

长话短说，他们当夜在树林里过了一宿。堂吉诃德折了一根可充枪柄的枯枝，把枪头移上。他曾经读到骑士们在穷林荒野里过夜，想念自己的意中人，好几夜都不睡觉。他要学样，当晚彻夜没睡，只顾想念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桑丘·潘沙却另是一样。他肚子填得满满，又没喝什么提神醒睡的饮料，倒头一觉，直睡到大天亮。阳光照射到他脸上，鸟声嘈杂，欢迎又一天来临，他都不理会，要不是东家叫唤，他还沉睡不醒呢。^⑦他起身就去抚摸一下酒袋，觉得比昨晚越发萎瘪了，不免心上烦恼，因为照他看来，在这条路上，无法立刻弥补上这项亏空。堂吉诃德还是不肯开斋，上文已经说过，他决计靠甜蜜的相思来滋养自己。他们又走上前往拉比塞峡口的道路；约莫下午三点，山峡已经在望。

⑦浪漫主义总是不如现实主义来得实惠。

堂吉诃德望见山峡，就说：“桑丘·潘沙兄弟啊，这时的险境和奇事多得应接不暇，可是你记着，尽管瞧我遭了天大的危险，也不可以拔剑卫护我。如果我对手是下等人，你可以帮忙；如果对手是骑士，按骑士道的规则，你怎么也不可以帮我，那是违法的。你要帮打，得封授了骑士的称号才行。”^⑧

⑧此乃真英雄也！

桑丘答道：“先生，我全都听您的，决没有错儿。我生来性情和平，最不爱争吵。当然，我如要保卫自己身体，就讲究不了这些规则。无论天定的规则，人定的规则，总容许动手自卫。”

堂吉诃德说：“这话我完全同意。不过你如要帮我跟骑士打架，那你得捺下火气，不能使性。”

桑丘答道：“我一定听命，把您这条诫律当礼